

西方社会思想的历史进程

张传有 编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西方社会思想的历史进程

张传有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社会思想的历史进程/张传有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7. *

ISBN 7-307-02343-1

I. 西…

II. 张…

III. ①社会—思想史—西方国家

②思想史—社会—西方国家

IV. B5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湖北省黄石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435002 湖北省黄石市黄石大道49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1997年4月第1版 1997年4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875

字数: 308千字 印数: 1—2000

ISBN 7-307-02343-1/B·52 定价: 11.7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印刷厂调换

序

回想起来，我国的西方哲学工作者，在冲击极左思潮的禁锢，拨乱反正，回到实事求是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上来这一方面，虽然迄今还有比较落后之处，但也还有比其他部门的人们先走了一步的地方。因为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提出和贯彻之前，还在1978年10月间，全国的西方哲学工作者近二百人，就在安徽芜湖举行了第一次学术讨论会。会上就已提出不少与“文革”前一直被奉为“金科玉律”的教条主义观点直接对立的主张了。其中特别是对以往一直支配着哲学史界的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的定义提出的挑战，在当时还是需要一点勇气的。这就是如大家所知道的钱广华同志以《试论作为认识史的哲学史》为题在全体大会上的长篇发言。这篇发言是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的。自那次会议以后，尽管也还有不同意见，但已很少有人再把日丹诺夫的定义当作天经地义，不可能触犯的了；而列宁所提出的“哲学史是认识史”的观点则差不多已为人们所普遍接受了。当然，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当初是根据中译本《列宁全集》第38卷第399页的一段文字，认为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曾写道：“哲学史，因此，简略地说，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并把这看作是列宁对哲学史所下的定义，以之与日丹诺夫把哲学史简单归结为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史的定义相对立。当时在武汉大学工作的王荫庭（周克寒）同志，还有北京大学的另一位同志，后来都各自查对了俄文的新版即第5版的原文，表明文字的排列与中文译文所据的第4版不同。第5版是据列宁手稿校正过的，而据第5版是

得不出上述所谓定义的。他们的考订工作提出了由第4版文字所引起的理解可能是误解的问题，但即使就第5版的文字看，虽然不能说列宁在这里下过“哲学史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的定义，但还是可以认为列宁是把“哲学史”和“各门科学的历史”一起放在“整个认识史”的范围之内的。因此，如果说“哲学史是认识史”的意思是指“哲学史是认识史的一部分”，就好比说“我是中国人”也就是指“我是中国人中的一分子”一样，则也还是可以的。所以大家也并没有由此放弃“哲学史是认识史”的提法，并认为这也还是符合列宁的意思的。

我在这里重提这件事，是想说明这样两点：第一点是表明我国的西方哲学界对改革开放路线是竭诚拥护的，因为上述事例说明在这条路线正式提出之前，中国的西方哲学界已自发地开始循这条路线前进了，可见这条路线是完全符合我国广大西方哲学工作者的意愿的。第二点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可能出现不够准确乃至错误的观点，这在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是可以自己通过研究或争鸣而得到改正的。因此不必害怕，切切不可“因噎废食”。

我之所以产生这些想法，又是因看了张传有同志这本书的书稿而触发的。张传有同志本人就受惠于这条改革开放路线，在十年动乱结束后，作为第一批研究生进入武汉大学学习西方哲学史，毕业取得学位后因成绩优异留校从事西方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这方面已有了较丰富的成果。后来因工作需要，除继续原有工作外，又为本系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开了“西方社会思想史”的课程，并在该课程的教学工作基础上，经过更深入的研究而写出了放在我面前的这一书稿。我在阅读这一书稿的过程中，仿佛不由自主地升起了以上的这些想法。这种联想不一定有什么逻辑联系，但应该还是有些蛛丝马迹可寻的。我想这就在于这本书稿和改革开放路线确有其密不可分的联系，它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而它的问世，也将会有助于改革开放路线更好地进一步贯彻。如果没有改革开放路线，这书的作者本人也许根本就成不了西方

哲学工作者；即使成了这样的工作者，也未必会运用自己本专业的基本知识和能力，开拓自己的知识领域，深入社会思想史的园地去辛勤耕耘而取得这一丰硕成果。至于本书的问世将有助于更好的改革开放，则似可多说几句。

我认为，改革开放路线的逐步实现，已是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这一点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即使心怀敌意的人也无法否认了。而改革开放的实现，必然会由经济领域而深入到政治领域以及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这也将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的必然趋势。那么改革开放将如何深入，如何发展呢？所谓改革开放，它本身只是一种手段或方法，目标是要使我国全面现代化，在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全面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就目前的现实状况来说，也无非是赶上和超过西方那些发达国家。当然，实行现代化不是全盘西化，也不能抛弃本民族原有的优秀传统文化传统，这些都是无可争辩的。否定全盘西化的目的只在于要分清西方文化中的积极面和消极面，不能把其中消极的腐朽的东西一起搬来，但决不能因此否定或削弱学习西方的一切积极的，有利于人类前进的东西，并把它加以吸收、改造，化成我们自身的血肉，然后在此基础上努力超过它。发扬优秀民族传统也决不能作为借口来抱残守缺，乃至盲目排外。总之，如果不以正确的态度努力向西方学习，则改革开放就失去目标，要实现现代化就只能是句空话。

这道理本来很简单明了，表面上也不会有人公开反对，但实际上对于向西方学习，有些人还是或多或少心存疑虑的。如果仅仅说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的经验和方法之类，大概还能接受，但若说除此之外在政治、法律和思想文化等上层建筑范围内的东西，也要向西方学习，则有人就会迟疑不决或断然反对了。但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虽然短期内也可能暂时不适应或有一方滞后等现象，但从长远来看总是要互相适应的。如果仅仅吸取生产方面的科学技术和经

济管理的体制和方法等属于经济基础范围内的东西，而要完全排除与之相适应并为之服务的上层建筑方面的成分，则所吸收的经济范围内的东西也是难以巩固的。所谓“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之类的理论之所以很难成立，最终也必陷于失败，其关键点就在此。这种“体用两截”的观点，其缺失也就在于割裂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我们说向西方学习不能将其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加以割裂，当然不是说要把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整套都搬过来，正如也不是把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整个搬过来一样。不论对其经济基础或上层建筑，我们始终都只是学习和吸取其中对我们有利的东西而排除对我们不利或无用的东西。至于哪些有利可以吸收，哪些不利或有害应排斥，则也不是靠抽象地争论何者姓“资”，何者姓“社”能够解决，而毋宁要在实践中经过试验来辨别。当然这也不排斥根据已经实践证明为正确的理论，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来对某些问题进行试验前的研究和初步鉴别，但最后的检验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正因为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必然要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在政治、法律、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都要了解西方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以便学习和批判地吸收其中有利于我们的成分，来建设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此，像张传有同志所写的有关西方社会思想史这样的书，对我们就将大有用处。因为西方社会文明之有今日，当然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三百多年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产物。各种文化的成就，无不反映在思想领域内，并且人的各种文化成就，也无不受思想的指挥。因此，要了解西方文化究竟有哪些成果，又是经过怎样的发展才取得这些成果的，了解反映这些文化成果并导致这些成果的产生和发展的思想，自然就是首要的任务，在一定意义下也是最便捷的途径。思想的领域当然包含得很广泛，有各门人文科学的思想，有各门自然科学的思想，还有作为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的哲学思想，等等，而张传

有同志在本书中讨论的以整个人类社会为对象的社会思想，对于改革开放的目的来说，又是关系最密切、最直接的。因为所谓改革开放，主要的也当然是针对人类社会生活的。这样的书既然直接有助于改革开放路线的进一步实施，是为现实生活所迫切需要的。但在我国这样的书却并不多见，因此张传有同志的这本书是应该受到欢迎的，我也乐于为之推荐，期望它早日问世。

本书除以上所说非常切合当前进一步深入改革开放的需要之外，还有它的其他一些特点和优点：

首先，作者除了努力贯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作用外，还特别运用了黑格尔提出并得到马列主义创始人充分肯定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这一方法论原则，注意发掘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逻辑发展线索，注意从整体上去把握各学说之间，乃至某一学说内部的逻辑联系和发展线索。特别是在各章前的概述和霍布斯、康德等大家的学说的述中，尤可见作者在这方面的努力所取得的收获。

其次，对一些重要的、特别受人注目的问题，或存在着不同意见的问题，作者也多能提出自己的见解，有些是颇有新意的观点，以期使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得以进一步深化。如关于洛克的分权理论，孟德斯鸠关于地理环境对法律和民族性的作用以及三权分立的思想等，作者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些见解也仍有待进一步讨论，但对问题的更深入地探讨和最终求得正确解决应该是有帮助的。

再次，本书的内容较丰富，运用了许多翔实的新资料，特别是对康德社会思想的论述，是以新近出版的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为基础来展开的。康德素以“三大批判”著名，一般介绍康德思想也大都只限于作为这“三大批判”的主要内容的认识论、伦理学以及美学和目的论，而对他其实也很丰富的重要的社会思想则较少注意。近来有的学者将康德关于这方面的著作集中起来，编成《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也被称之为“第四批判”，这方面的

内容，国内尚少介绍，本书在这方面作了努力，使人们对康德思想全貌的理解，有面目一新之感。

此外，本书在阐述上条理清晰，文字通畅，文风朴实，没有什么故弄玄虚，强装深奥的名词概念或术语，可以说做到了深入浅出，雅俗共赏，这也应是本书一个不可小看的优点。

当然，本书也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如果要“求全责备”的话，则本书当然还有不够完备之处，如有些也具有相当重要性的思想及其代表人物（如波旦的“主权论”等）就完全没有提到，有的提到了而论述过于简略，或有些人的思想虽已作了较详细的论述，但仍忽略了某一重要方面，等等。有些论断或提法也可能有不妥之处。这些都是需要也可以改进的。但这些都不影响本书之为一本有一定理论水平，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很值得一读的著作。

作者要我为本书写篇序，我虽在病中，但仍饶有兴趣地读了书稿，并把由此引起的一些感想写了下来，以应作者所需。因在病中，未能作深入探讨，且定有许多不当之处，谨请读者指正。

陈修斋

1992年7月于武汉大学

目 录

绪 论	1
一、界定与阐释：什么是社会思想史	1
二、联系与区别：作为独立人文学科的社会思想史	3
三、意义与功能：作为现代社会理论之渊源的社会思想史	6
四、方法与途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的方法和“历史意识”的解释学原则	9
五、分期与概述：作为两千年来人类认识社会过程之缩影的社会思想史	11
第一章 西方社会思想的发源	
——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社会思想	14
第一节 对人类社会的最初探讨	
——古希腊罗马时期社会思想概述	14
第二节 西方社会思想的开端：“社会”成为独立的认识对象	16
一、普罗塔哥拉：自然与社会的区分和“人是万物的尺度”	16
二、苏格拉底：“人啊，认识你自己”	20
第三节 古希腊社会思想的繁荣：古代社会思想的系统化	24
一、柏拉图：《理想国》——对理想社会的构想	24
二、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对古希腊社会的历史考察	

与经验总结	38
第四节 古希腊罗马社会思想的衰落	
——从对社会的认识到个人的自我修养	67
一、伊壁鸠鲁：意志自由和社会契约论的最初萌芽	68
二、斯多葛学派：自然法思想的最初萌芽	71
 第二章 西方社会思想的神学化	
——中世纪神学社会思想	77
第一节 神对人及人类社会的创造与支配——神学社会思想概述	77
第二节 基督教的产生及神学社会思想的形成	79
第三节 奥古斯丁：基督教神学社会思想的奠基人	83
第四节 托马斯·阿奎那：基督教神学社会思想的理性化	96
 第三章 西方社会思想由神学向人学的转化——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思想	120
第一节 人与世界的重新发现——文艺复兴时期社会思想概述	120
第二节 人文主义思潮对社会价值观的根本变革	124
第三节 马基雅弗里：人学国家观的早期代表	127
第四节 宗教改革运动：教会内部的人文主义思想的兴起	133
一、马丁·路德：“因信称义”中的自由意识	134
二、加尔文：先定论的救赎理论及资本主义精神	137
三、英国的宗教改革	141
第五节 文艺复兴时期的乌托邦思想——《乌托邦》与《太阳城》	141

第四章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后的社会思想	147
第一节 由“君权神授”到“君权人授”和“天赋人权”——近代自然法学说与社会契约论思想概述	147
第二节 格老秀斯：近代自然法学说及社会契约论思想的创始	156
第三节 霍布斯：《利维坦》——社约论国家观之典型代表	171
第四节 斯宾诺莎：自由主义社会思想的兴起	188
第五节 洛克：对国家权力的起源、运用和制约理论的探讨	204
第五章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社会思想	224
第一节 对法国革命必然性及必要性的理论论证——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社会思想概述	224
第二节 启蒙思想家的社会思想	230
一、伏尔泰：法国革命的“铁锤”——对宗教与社会的批判	230
二、孟德斯鸠：地理环境论——对政治与法律的自然基础的探讨	241
三、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对社会平等与人民主权的追求	250
第三节 百科全书派的社会思想	264
第四节 唯理论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从对理想社会的经验描述到理性论证	274
一、梅叶：对法国旧制度的血泪控诉	275
二、摩莱里：从自然法则出发的理想社会的蓝本	279
三、马布利：对以道德为幸福的理想社会的追求	284

第六章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德国的社会思想	290
第一节 作为法国政治革命的回声的德国思想革命——近代德国社会思想概述	290
第二节 康德：“人是目的”——人的主体性在社会历史中的高扬	292
一、认识论及伦理学中“人的主体性”思想	294
二、第四批判：历史理性批判	298
第三节 费希特：个人与社会的共同完善——人的使命与学者的使命	325
第四节 黑格尔：伦理精神的自我认识与自我实现	336
一、直接的或自然的伦理精神——家庭	339
二、特殊的或分化了的伦理精神——市民社会	341
三、最终实现的伦理精神——国家	355
后 记	363

绪 论

一、界定与阐释：什么是社会思想史

翻开这本书，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社会思想史”。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在回答别人提出的“什么是哲学”这一问题时说：“要弄清哲学是什么，唯一的途径是去从事哲学。”^①这话说得有那么一点绝对，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说，要弄清社会思想史是什么，唯一的途径就是去学习和了解它。当然，如果你能够去研究它，你将对它知之更深。为了使大家能够较好地学习和了解这门学科，我们有必要事先对它作一个简略的介绍。要给“社会思想史”下一个定义，也就是界定它，首先必须弄清什么是“思想史”。思想史是一个外延广泛、内涵丰富的概念，因此，对它的界定一般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说，它的内容广到几乎可以把有史以来人类所有的思想，甚至包括情感都包容进去。美国学者休兹（H. S. Hughes）在其著作《意识与社会》中曾这样说：“从某种意义来说，人类所表达的一切内容，除了一些野蛮的呐喊之外，都可以看作是思想史的素材……人类所表达的一切内容——如见诸于著作、习惯、传统中者——都包括在它的范畴之内。”^②如果按这种广义去研究思想史，那么我们的思想史就会是

① 罗素：《西方的智慧》，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 页。

② 休兹：《意识与社会》，台北经联出版事业公司 1982 年版，第 1 页。

一个包罗万象的东西，远非一本或几本书所能说得完的。所以，我们还是来看看对它的狭义的理解。这种狭义的理解认为：真正构成思想史的对象或素材的，不是人类的一切思想和情感，而是那些以理论形态出现的比较系统的学说和思想。因此，休兹实际上也把思想史的素材区分为高级与低级两类。在他看来，只有那些比较高级的思想体系和理论学说，才构成他所写的思想史的内容。我国早在 30 年代曾翻译出版过鲍茄德斯 (Bogardus) 所写的《社会思想史》一书，鲍氏在书中就把思想史的素材分为两类：一类是实践家的主观的个人经验和感受；另一类则是理论家以抽象的形式所表达出来的理论和学说。他认为，真正说来，思想史的内容应主要包括后者。为什么是这样呢？这是因为，这些以抽象理论出现的思想与学说，并非无本无源之物，实际上它们正是历史上各时期民众社会心理的集中而典型的表现，是民众社会心理的系统化和理论化。正是由于这一点，社会思想史对有关理论和学说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对整个社会思想〔包括非理论形式的体验和感受〕的研究。

上面我们说的是什么是思想史，这里我们进一步讲什么是社会思想史。社会思想史并不是一般思想史，它仅仅只是有关社会的思想史。确切地说，它是那些以社会作为研究和认识对象的思想理论的发展史。这里包含这样两个方面的含义：首先，一般而言的思想史涉及的面还是很广的，社会思想史只是它所包含的诸多内部的某一特定的方面，这一特定的方面和其他特定方面如政治思想史、哲学思想史等是不同的。它只是关于社会方面的思想史。其次，社会思想史也不同于人们一般所说的社会意识，也就是说，它不是社会的思想，而是有关社会的思想的历史。在此，社会不是思想的主体，它只是思想的对象与客体。当然它也不同于一般所说的社会意识形态，而是从属于社会意识形态，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据此我们可以给社会思想史作这样一个界定：社会思想史就是那些以人类社会为其认识对象的社会思想

及其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史。这些社会思想和理论是以人类社会及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作为其认识对象的，它从整体上、结构上、制度上去考察社会，从历史和发展等方面去把握人类社会及人类的社会生活，并使这种考察由一般的经验、体验上升到理论与学说的高度。从第一个角度看，我们也可以说社会思想史是人类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认识发展史。

二、联系与区别：作为独立人文学科的社会思想史

社会思想史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首先在于它有自己的特殊的研究对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它和别的学科完全没有联系，与社会思想史联系比较密切的学科主要有：社会学的学说史、政治学说史，以及哲学史。

社会思想以社会及社会生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在这一点上它似乎和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相同。但是细究起来，这种相同只是表面上看来如此，因为真正说来，社会思想与社会学是有所不同的。首先，从时间方面看，社会思想产生的时间比较早，从大家共同认定的第一个西方社会思想家普罗塔哥拉算起，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而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创立也就不过是一百多年以来的事。其次，从空间上看，也就是从学科所研究的范围来看，社会思想的研究范围要比社会学宽泛得多。如果说社会学在马克斯·韦伯和涂尔干等人那里还比较注重从整体上研究社会的话，那么，到了曼海姆等人手里，社会学则变成了以研究具体的、个别的社会问题为其对象的学说，变成研究小群体活动的学说了。这种以小群体为对象的社会学，在其研究范围上是远远不能和社会思想相比的，因为社会思想是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对象来加以研究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在研究对象上的接

近决定了社会思想史与社会学的学说史之间的密切联系，而它们在时间与空间上的不同，则决定了它们是两门不同的、各自独立的学科。当然，不可否认，西方有些学者把社会思想史，特别是19世纪以前的社会思想史看成是社会学的前史。这种看法不能说它完全没有道理，因为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百年来的事，但是它所研究的问题在它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之前并非一片空白，而那些属于现今社会学研究的问题在以往被包含到社会思想的研究之中去了。比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一书是古代社会思想的重要著作，但是其中就讨论了许多现在属于社会学研究的问题。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社会学的许多学说都可以从早期的社会思想中找到它们的理论渊源，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思想史和社会学的前史确有其共通之处。说到社会思想与社会学的区别，我不赞同国内某些学者通过贬低社会学来抬高社会思想史的作法。社会思想与社会学是两门不同而又联系密切的学科，它们各自有自己伟大的思想家，它们对人类认识自身生活于其中的社会都有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我们这里只是对它们的联系与区别作出客观冷静而公正的分析与评判。

社会思想史和政治学说史也具有亲缘关系。其实，政治学说也是以社会和社会生活为其研究对象的，只不过它所研究的社会是政治社会；它所研究的社会生活是社会政治生活。有了人类就有了人类社会，就有了人类的社会生活，然而只是在有了国家之后社会才成为政治社会，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才包含了政治生活，或者说，政治生活才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因此，政治学说和社会思想相比，它只是研究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历史阶段，研究了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方面，而社会思想则是从人类社会的起源开始，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进行研究。由此看来，社会思想史应该包容政治学说史，政治学说史应是社会思想史的一门分支学科。谈到这两门学科在研究对象上的差异，我们可以以近代著名哲学家莱布尼茨所举的例子来加以说明。莱布尼